

随 笔

2013 中国随笔 排行榜

2013 ZHONGGUO SUIBI PAIHANGBANG

张秀枫 / 主编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3 中国随笔 排行榜

2013 ZHONGGUO SUIBI
PAIHANGBANG

张秀枫 / 主编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13中国随笔排行榜 / 张秀枫主编. — 北京 :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4.1

ISBN 978-7-5639-3756-1

I. ①2… II. ①张…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99495号



2013中国随笔排行榜

策 划: 张 明

主 编: 张秀枫

责任编辑: 杨 青

封面设计: 齐物秋水

出版发行: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 100 号 邮编: 100124)

010-67391722 (传真) bgdcbs@sina.com

出 版 人: 郝 勇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 mm × 1030 mm 1/16

印 张: 21.25

字 数: 278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39-3756-1

定 价: 40.00 元

声明: 本书未能联系到的部分文章作者, 请与中国散文学会董彩峰女士接洽,
电话: (010) 66112612

目 录

远方的海.....	余秋雨	001
谁能改写历史.....	陈启文	009
文章大家毛泽东.....	梁 衡	018
随笔三则.....	韩少功	029
幻灭中的生命终结		
——《曲终集》出版前后的孙犁.....	张学正	034
天气就是天意		
——《带灯》后记.....	贾平凹	043
盛年.....	周晓枫	050
商鞅：谁的成败.....	鲍鹏山	059
关于死亡问题的一次母女通信.....	盛罗兰 盛 琼	064
那个自由的马车夫.....	吴 非	070
孔子的最后时刻.....	李木生	073
新疆无传奇.....	刘亮程	078
与庄子游心.....	姜建强	086
三余堂散记.....	商 震	094
替自己买墓地.....	傅爱毛	100
我们这一代的爱和怕.....	金赫楠	105
有关沈从文的几个片段.....	程耀东	108
石头记.....	李汉荣	111
关于思想和思想家的杂感.....	张梦阳	120

守望底线.....	白桦	127
在心里点一盏小灯.....	潘采夫	130
公众往往很短视.....	小宝	132
“礼”令智昏的小事.....	赵毅衡	134
青山在（外一篇）.....	苏沧桑	136
纪念，是为了再次出发.....	白岩松	143
叙述.....	张亦辉	147
看苹果的下午.....	李修文	158
火炉.....	冯唐	164
“母爱”的自省.....	赵翼如	170
《胡适文集》序言.....	朱正	174
像（外一篇）.....	李娟	182
村庄是一蓬草.....	陈应松	187
西海固女子.....	石舒清	190
赐死的毒药仪式.....	蒋蓝	194
飞机、壁橱及衣裳.....	李敬泽	202
颜色绚丽.....	葛水平	205
贫寒的影响.....	王小妮	212
女人是一所学校.....	王开岭	216
真实后面的真实.....	韩石山	219
雅安，两座汉阙.....	赵良冶	222
逃向空中的丝瓜（外二篇）.....	郝炜	229
十年.....	徐虹	232
属蛇者说.....	桑永海	237
我的吸烟情史.....	哲夫	240
古典的魅力：等待的温暖（外一篇）.....	张麒	244
识别.....	肖达	247
东北大白菜.....	刘元举	259
杜寨——法兰西.....	崔东汇	266

布莱尔的孩子和卡梅伦的猫（外一篇）	朱铁志	272
泰戈尔的真诚	凹 凸	276
难得不糊涂	邵 纯	279
进城	刘 斌	282
喜马拉雅的面容	敏洮舟	285
卞之琳与三座门大街十四号	周立民	294
耐心的胜利	叶延滨	298
记住那一湾文脉	胡竹峰	301
满壁爬山虎	詹克明	309
往日	苏 叶	314
我的工厂，我的青春	刘醒龙	321
一座城一个门	胡学文	324
半醉半醒书生梦	王兆胜	330

远方的海

余秋雨

一

2012年深秋时节。

此刻我正在西太平洋的一条小船上，浑身早已被海浪浇得湿透。一次次让海风吹干了，接着又是劈头盖脸的浪，满嘴咸苦，眼睛渍得生疼。我一手扳着船帮，一手抓着缆绳，只咬着牙命令自己，万不可哆嗦。只要一哆嗦，绷在身上的最后一道心理防卫就会懈弛，那么，千百顷的海浪海风会从汗毛孔里涌进，整个生命立即散架。

不敢细想现在所处的真实位置，只当作是在自己熟悉的海域。但偶尔心底又会掠过一阵惊悚，却又不愿承认：这是太平洋中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西南部，海底深度超过珠穆朗玛峰的高度。按世界地理，是在“狭义大洋洲”的中部，属密克罗尼西亚（Micronesia）。最近的岛屿，叫雅浦（Yap），那也是我们晚间的栖宿地。

二

最深的海，海面的状况有点特别。不像海明威所写的加勒比海，不像海涅所写的北海，也不像塞万提斯所写的地中海。海水的颜色，并非一般想象的深蓝色，而是黑褐色，里边还略泛一点紫光。那些海浪不像是液体，而有凝固感。似乎刚刚由固体催动，或恰恰就要在下一刻凝固。

不远处也有一条小船，看它也就知道了自己。一会儿，那小船似乎是群山顶上的圣物，光衬托着它，云渲染着它，我们须虔诚仰视才能一睹它的崇高。但它突然不见了，不仅是它，连群山也不见了，正吃惊，发现不远处有一个巨大深渊，它正陷落在渊底，那么卑微和渺小，似乎转眼就要被全然吞没。还没有回过神来，一排群山又耸立在半天了，那群山顶上，又有它在天光云影间闪耀。

如此极上极下，极高极低，却完全没有喧嚣，安静得让人窒息，转换得无比玄奥。

很难在小船上坐住，但必须坐住，而且要坐得又挺又直。那就只能用双手的手指，扣住船帮和缆绳，像要扣入它们的深处，把它们扣穿。我在前面刚刚说过，在海船中万不可哆嗦，现在要进一步补充，在最大的浪涛袭来时，连稍稍躲闪一下也不可以。一躲闪，人就成了活体，成了软体，必然会挣扎，会喊叫，而挣扎和喊叫在这里，就等于灭亡。

要做到又挺又直，也不可以有一点儿走神。必须全神贯注地拼将全部肢体，变成千古岩雕。面对四面八方的狂暴，任何别的身段、姿态和计策都毫无用处，只能是千古岩雕。哪怕是裂了，断了，也是千古岩雕。

我是同船几个人中的大哥，用身体死死地压着船尾。他们回头看我一眼都惊叫了：怎么整个儿都成了黑色？

被海水一次次浇泼，会让衣服的颜色变深，这是可以解释的，但整个人怎么会变黑？

我想，那也许是在生命的边涯上，我发出了加重自己身体分量的火急警报，于是，生命底层的玄铁之气、墨玉之气全然调动并霎时释出。古代将士，也有一遇强敌便通体迸发黑气的情景。

不管怎么说，此刻，岩雕已变成铁铸，真的把小船压住在狂涛之间。

三

见到了一群海鸟。

这很荒唐。它们飞到无边沧海的腹地，究竟来干什么？又怎么回去？最近的岛屿也已经很远，它们飞得到那里吗？

据说，它们是要叼食浮游到海面的小鱼。但这种解释非常可疑，因为我看了那么久，没见到一只海鸟叼起过一条小鱼，而它们在狂风中贴浪盘旋的体力消耗，又是那么巨大。即使叼到了，吞噬了，体能又怎么平衡？

它们，到底为了什么？

一种牺牲的祭仪？一种求灭的狂欢？或者，我心底一笑：难道，这是一群远行到边极而自沉的屈原？

突然想到儿时读过的散文《海燕》，高尔基写的。文章中的海燕成了一种革命者的替身，居然边飞翔边呼唤，“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我海旅既深，早已怀疑，高尔基可能从来没有坐着小船来到深海远处。他的“暴风雨”，只是一个陆地概念

和岸边概念。在这里，全部自然力量浑然一体，笼罩四周，哪里分得出是风还是雨，是暴还是不暴，是猛烈还是不猛烈？

在真正的“大现场”，一切形容词、抒情腔都显得萎弱可笑。这里的海鸟，不能帮助任何人写散文，不能帮助任何人画画，也不能帮助任何人创作交响乐。我们也许永远也猜不透它们翅膀下所夹带的秘密。人类常常产生“高于自然”的艺术梦想，在这里必须放弃。

四

我们的船夫，是岛上的原住民。他的那个岛，比雅浦岛小得多。

他能讲简单的英语，这与历史有关。近几百年，最先到达这些太平洋小岛的是西班牙人，这是欧洲人在“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半道歇脚点。德国是第二拨，想来远远地拾捡殖民主义的后期余晖。再后来是太平洋战争时期的日本和美国了，这儿成了辽阔战场的屯兵处。分出胜负后，美国在这里留下了一些军人，还留下了教会和学校。

“每一拨外来人都给岛屿带来过一点新东西。这个走了，那个又来了。最后来的是你们，中国人。”船夫笑着说。

船夫又突然腼腆地说，据岛上老人传言，自己的祖辈，也来自于中国。

是吗？我看着他的黑头发、黑眼珠，心想，如果是，也应该早已几度混血。来的时候是什么年代？几千年前？几百年前？我在研究河姆渡人和良渚人的最终去向时，曾在论文中一再表述，不排斥因巨大海患而远航外海的可能。但那时，用的只能是独木舟。独木舟在大海中找到岛屿的概率极小，但极小的概率也可能遗留一种荒岛血缘，断断续续延绵千年。

这么一想，突然产生关切。便问船夫，平日何以为食。鱼吗？

船夫的回答令人吃惊，岛上居民很少吃鱼。主食是芋头，和一种被称为“面包树”的果实。

为什么不吃鱼？回答是，出海打鱼要有渔船，一般岛民没有。他们还只分散居住在林子中的简陋窝棚里，日子非常原始，非常贫困。

少数岛民，有独木舟。

独木舟？我又想起了不知去向的河姆渡和良渚。

“独木舟能远行吗？”我们问。

“我不行。我爸爸也不行。我爷爷也不行。我伯伯也不行。亲族里只有一个叔叔，

能凭着头顶的天象，从这里划独木舟到夏威夷。只有他，其他人都不行了。”船夫深深叹了一口气，像是在哀叹沧海豪气的沦落。

“一个人划独木舟，能到夏威夷？”这太让人惊讶了。那是多少日子，多少海路，多少风浪，多少险情啊！

“能。”船夫很有把握。

“那也能到中国吧？”

“能。”他仍然很有把握。

五

那海，还是把我妻子击倒了。

她在狂颠的小船上倒还从容，那天晚上栖宿在岛上，就犯了病。肠胃功能紊乱，狂吐不止，浑身瘫软，不得动弹。

栖宿的房舍，是以前美国海军工程兵建造的，很朴素，还干净。妻子病倒后，下起了大雨。但听到的不是雨声，而是木质百叶窗在咯吱吱地摇撼，好像整个屋子就要在下一刻粉碎。外面的原始林木又都在一起呼啸，让人浑身发毛。什么“瓢泼大雨”“倾盆大雨”等等说法，在这里都不成立。若说是“瓢”，那“瓢”就是天；若说是“盆”，那“盆”就是地。天和地在雨中融成了一体，恣肆狂放。

一位走遍太平洋南部和西部几乎所有大岛的历险家告诉我，这儿的雨，减去九成，只留一成，倾泻在任何城市，都会是淹腰大灾。他还说，世间台风，都从这儿起源。如此轰隆轰隆的狂暴雨势，正是在合成着席卷几千公里（千米）的台风呢！

这一想，思绪也就飞出去了几千公里，中间是无垠的沧海巨涛。家，那个我们常年居住的屋子，多么遥远，遥远到了无法度量。在这个草莽小岛上，似乎一切都随时可以毁灭，毁灭得如蝼蚁，如碎草，如微尘。我的羸弱的妻子，就在我身旁。

她闭着眼，已经很久颗粒未进，没有力气说话，软软地躺着。小岛不会有医生，即使有，也叫不到。彻底无助的两条生命，躲在一个屋顶下，屋顶随时可以被掀掉，屋顶外面的一切，完全不可想象。这，就是古往今来的夫妻。这，就是真实无虚的家。

我和妻子对家的感受，历来与故乡、老树、熟路关系不大。每次历险考察，万里大漠间一夜夜既不同又相同的家。漂移中的家最能展示家的本质，危难中漂移最能让这种本质刻骨铭心。

总是极其僻远，总是非常陌生，总是天气恶劣，总是无法开门，总是寸步难行，总是疲惫万分，总是无医无药，总是求告无门。于是，拥有了一个最纯净的家，纯

净得无限衰弱，又无限强大。

六

大自然的咆哮声完全压过了轻轻的敲门声，然而，不知在哪个间隙，还是听到了。而且，还听出了呼叫我们的声音，是汉语。

赶快开门。一惊，原来是那位走遍了太平洋南部和西部几乎所有大岛的海洋历险家。他叫杨纲，很多年前是北京一名年轻的外交官，负责过与南太平洋国家的交往。多次往返，就沉浸在那里了，又慢慢扩展到西太平洋。因喜爱而探询，因探询而迷恋，他也就辞去公职，成了一名纵横于大洋洲的流动岛民。

不管走得多远，心里却明白，一个中国人在病倒的时候最需要什么。他站在门前，端着一个小小的平底铁锅，已经熬了一锅薄薄的大米粥，还撒了一些切碎的青菜在大米粥里。

我深深谢过，关上门，把小铁锅端到妻子床前。妻子才啜两口，便抬头看我一眼，眼睛已经亮了。过一会儿，同行的林琳小姐又送来几颗自己随身带的“藿香正气丸”。妻子吃了就睡，第二天醒来，居然容光焕发。

青菜大米粥，加上藿香正气丸，入口便回神，这就是中国人。

这就牵涉到了另一种“家”，比在风雨小屋里相依为命的“家”要大得多。但这个“家”更是流荡的，可以流荡到地球上任何地方。中国有一个成语叫“四海为家”，听起来气象万千，可惜这“四海”两字，往往只是虚词。这些年才慢慢发现，把这两个字走实的中国人，并不太少。他们心中的那个“家”，与国内很多人老挂在口边的所谓“常回家看看”的那个“家”，全然不同。

其实，我们这次能够晃荡到如此遥远的海岛上，也是因为朋友中有一个喜欢在四海之间打造家园的奇人，叫邓鸿。他偶尔听到那位海洋历险家杨纲的介绍，居然有了前去开发的意图。开发的目的是让更多的中国人有更大的“家”。开发别的地方倒也罢了，开发得那么远，我们也就不顾一切跟着来了。对我来说，“家”的哲学意义，是对它的寻常意义的突破。因此，越远，越要来。

七

这个岛上，多年来已经住着一个中国人，他叫陈明灿。作为唯一的中国人住在这么一个孤岛上，种种不方便可想而知，但他一直没有要离开的意思。我想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他实在太爱海、太爱岛了。他也是那种在本性上“四海为家”的人，

没有海，就没有他的家。

老家，在广东河源。他曾漂流到太平洋上另一个岛屿帕劳生活了十年，后来又来到了这里。他现在无疑是岛上的“要人”了，开了一个小小的农场，陆续雇来了五个中国职工。酋长有事，也要找他商量。

他居住的地方，是一间可以遮蔽风雨的简单铁皮棚屋，养着几只家禽，放着一些中国食物。他装了一条天线能接收到香港凤凰卫视，因此见到我便一顿，立即认出来了。在太平洋小岛上听一位黑黝黝的陌生男子叫一声“秋雨老师”，我未免一惊，又心里一热。

在岛上还遇到了一对中国的“潜水夫妻”，那就比陈明灿先生更爱海了。全世界不管什么地方只要有良好的潜水点，他们一听到就赶去，像是必须完成的功课，不许缺漏。去年在非洲塞舌尔的海滩，他们遇见邓鸿，一说这里的珊瑚礁，他们就来了。丈夫叫李明学，辽宁铁岭人。我一听铁岭，就聊了几句熟人赵本山。妻子是沈阳人，叫张欣，我一听这个名字，又聊了几句熟人潘石屹，他太太也是这个名字。

李明学、张欣夫妇原本都有很好的专业，在上海工作。但是他们在读了不少有关“终极关怀”的古今文本之后，开始怀疑自己上班、下班的日常生态，强烈向往起自由、自在、开阔、无羁的生活，于是走向了大海。在大海间，必须天天挑战自己的生命，于是他们又迷上了挑战。

“我先在海岸边看他潜水，自己不敢潜。后来觉得应该到水下去陪他。从马尔代夫开始学，终于，等到用完了二十个气瓶，我也潜得很自如了。”张欣说。

“这么多年总是一起潜水，必须是夫妻。”张欣突然说得很动情，“潜水总会遇到意外，例如，一个人气瓶的气不够了，潜伴就要立即用自己的气瓶去援助。如果不是夫妇，首先会考虑自身安全。我丈夫喜欢在水下拍摄各种鲨鱼，这也有很大危险，我必须长时间守在他身边，四处张望着。只有夫妻，才耐得下这个心。

“世上的潜水夫妻，天天生死相依，一般都没有孩子，也没有房子。脑子里只想着远方一个个必须去的潜水处。欧洲有好几个，更美的是南美洲。阿根廷、巴西、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哥伦比亚，都有潜水者心中的圣地。对中国潜水者来说，近一点的是东南亚，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泰国，都有。澳大利亚也有很好的潜水处。我们中国海南岛的三亚也能潜，差一点。”

她用十分亲切的语调讲述着全世界的潜水地图，就像讲自己的家，讲自己庞大的亲族。

八

两个月前，这个海岛上来了另一对夫妻，住了一个月就走了，与我们失之交臂。他们对海的痴迷，我听起来有点惊心动魄。

丈夫是比利时人，叫卢克（Luc），妻子是美籍华人，叫贾凯依（Jackie）。他们居然，在不断航行的海船上住了整整二十五年！

靠岸后当然也上岸，做点谋生的事，但晚上必定回到船上。从一个海岸到另外一个海岸，每次航行一般不超过半个月，为的是补充淡水和食物。在航行途中，晚上两人必须轮流值班，怕气象突变，怕大船碰撞，怕各种意外。

由于走遍世界，他们船上的设备也在年年更新，卫星导航、电脑、冰箱，都有了。但在茫茫大海中，在难以想象的狂风巨浪间，他们二十五年的航行，与那个凭着天象划独木舟的土著大叔，没有太多区别。

渺小的人，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走了一条坚韧的路，而且是水路，海路，一条永远不可知的路，当然也是一条惊人的生命之路，忠贞的爱情之路，人类的自雄之路。

我们能设想这二十五年间，日日夜夜在狭小的船上发生的一切吗？我觉得，人类学、伦理学、文学、美学，都被这样的夫妻在晨曦和黄昏间，轻轻改写。

我看到了贾凯依的照片，果然是一个中国人，相貌比年龄更为苍老。那是犷厉的空间和时间，在一个中国女性身上留下的隆重印痕。

很多航海者告诉我，夫妻航海，年年月月不分离，听起来非常浪漫，其实很难坚持，首先离开的必定是妻子，因为任何女性都受不了这种生活。因此，这对能在大海上坚持二十五年的夫妻，关键性的奇迹，在于这位中国女性。

看着照片，我想起一路上所见的那一批批爱海、爱岛爱到了不可理喻的中国人。因此我必须说，中国文化固然长期观海、疑海、恐海、禁海，而对无数活生生的中国人来说，则未必。他们可以入海、亲海、依海，离不开海。文化和生命，毕竟有很大不同。

中国文化太喜欢文字描述，但大海容不下那么多文字，因此出现了“文字海难”：水浸薄纸，浪淹高论，潮卷书声，转眼便杳无踪影。其实，从河姆渡、良渚开始，或者更早，已有无数从中国出发的独木舟，在海上痴迷。刻板的文字，哪里追得上？即便是必须铭记的大事，一遇海水也漫漶不可辨认。伟大的航海家郑和葬身在哪个海域、哪个海岸？居然也没有清晰记载。中国的一半历史，在海浪间沉没了。慵懒

的巷陌学者，只知检索着尘土间的书本。那些书本上，从未有过真实的大海以及与大海紧紧相融的生命，中国人的生命。

幸好到了一个可以走出文字、舒展生命的时代。邓鸿是一位画家，他要把画笔伸到太平洋最深的海沟那里去了。我的另一位朋友黄怒波是一位诗人，他要把诗句写到冰岛上去了。都是极为远大的笔触，终于惊动海天，也唤醒了中国文化中长久被埋没的那种生命。

（选自《美文》2013年1期）

谁能改写历史

陈启文

1

兰州，黄河上游第一城。这里不是我的出发点，也不是我的目的地，但是我的必经之路。

漫步在黄河岸边，感到这座城市是流动的。黄河对这座城市似乎特别钟爱，这是中国唯一一座黄河穿城而过的省会城市。一个自西向东延伸的狭长形城市，夹于南北两山之间，仿佛被一条大河无形地拉长了，和河流保持一致的方向。一辆辆古老的黄河水车，依然在黄河岸边转悠，如同轮回。旧时，兰州人就是靠这水车从黄河汲水，如今这水车早已退出了人类生活，只是这黄河风情线上供游人观赏或凭吊的一种风景。

我来兰州是2012年8月，这是兰州一年最好的季节，但我的运气不大好，一到这里，黄河风情线就拉起了警戒线。据兰州市抗旱防汛指挥部一位负责人说，今年7月中旬以来，黄河上游来水持续增大，黄河兰州站的洪峰流量曾一度达到1986年以来最大洪水。由于水位居高不下，岸堤经长时间浸泡在水中，致使百米黄河岸堤塌陷断裂了，经当地政府迅速抢险才控制了险情，但一条黄河风情线几乎变成了黄河和城市之间的一片沼泽。很多兰州市民就在这条警戒线边议论纷纷，还有人去看了那塌陷断裂的岸堤，在散乱的碎片中，除夹杂着一些潮湿的泥土和砖块外，竟然找不到一点钢筋，嵌在护堤最外层的水泥层也很薄，用兰州市民的话说，就是在土坯墙外贴了一层石砖。一个老先生悲愤地说：“以前哪，只能看到这大堤外面的东西，看着还觉得蛮厚实，这次塌陷后，才看到里边的东西，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啊！”市民们大多知道，兰州黄河堤防是按百年一遇的洪水标准设计的，难道刚建起来几年就遇到了百年一遇的洪水？

如今，只要一说到灾难，就是多少年一遇，五十年，一百年，五百年，一千年，仿佛这么多百年一遇、千载难逢的灾难全都集中在我们这个不幸的时代。到底是灾难在创作历史，还是人类在篡改历史？好在沧桑岁月中总有一些参照物。而兰州既然是黄河上游第一城，自然还有不少的第一，譬如说那座天下黄河第一桥，它的存在，仿佛就是为了揭示某种真实。

2

大西北晌午灿烂的阳光，把黄河上游的一座铁桥照得无比清晰。

很难说这是一座大桥，却又有着一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庄严感。

黑铁，如同坚硬的黑色铠甲，因阳光的渗透而通体透亮。这铁桥至少浓缩了一百年的阳光。阳光里有金属悠久的气味，但它又并非钢铁的庞然大物，甚至还有几分优雅的姿态。

当我走在这座百年老桥上，感觉略有一些颤抖。它带给我的绝对不是审美感受，似乎还蕴藏着一丝惊恐和不安。颤抖的应该不是桥，而是别的什么，但它不动声色。

若要看清黄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角度。站在桥上，一低头，就看见了，黄河水就在我脚下穿桥而过。经历了上游的一道道大峡谷，黄河的咆哮已如远去的雷声，一条长河仿佛已历尽奇险，流到这里已变得十分慈祥。在一片荡漾的黄色波澜中，依然漂浮着古老的羊皮筏子。但一看就知道，它们从一种半原始的状态已沦为现代人的一种漂流工具，每个漂流者都穿着救生衣，就是落水也不怕了。当昔日生死叵测的过渡变成了游乐性质的漂流，多少悲惨的往事，仿佛也有了游戏的味道。

在这座桥出现之前，黄河经历了没有桥的漫长历史。上下五千多公里的黄河，上下五千年的岁月，从头到尾没有一座桥。自古以来，就有“天下黄河不桥”之说。像赵州桥那样让国人充满了炫耀意味的石拱桥是无法凌驾于黄河之上的。兰州地处黄河上游的高原地带，这看似平缓的河段，流经的是松散的黄土地，在这样的黄土上架桥比在坚硬峡谷里架桥更艰难，艰难得几乎没有任何可能。虽说这里的黄河还不算太宽，这近在眼前的彼岸，却仿佛沉浸在遥远的另一个世界。在漫长的岁月里，这里的人甚至渴望漫长而寒冷的冬天早日来临，等到大河冰冻了，他们也就可以抵达彼岸了。而在黄河没有冰冻的日子，就全靠羊皮筏子摆渡了，但它们在黄河上不堪一击，尤其是到了汛期，河水猛涨，一个浪头打过来，羊皮筏子就翻了，有人被洪水席卷而去，也有人能侥幸抓住一根救命的稻草。对于这里的人，生死不在一念之间，而在一命之间，是死是活，又很少有人抱怨这条黄河，只能说人各有命。

后来终于有了一座桥，那是人类在黄河上架起的第一座桥，但不是这座黄河铁桥，而是另一座桥，一座浮桥。那是明洪武年间，明朝开国功臣冯胜因累积军功而被敕封为宋国公，朱元璋“诏列勋臣望重者八人，胜居第三”，冯胜是明朝开国元勋仅次于徐达、常遇春的第三人。就是这位宋国公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在兰州城西搭起了黄河历史上的第一座桥。可惜，此公在开国之后并未得到好报，“后以功高遭太祖猜忌，赐死”，但他架起的浮桥却保留下来了。后来，又有卫国公邓愈将浮桥移至原来浮桥上游的西十里处，人称镇远桥。到了洪武十八年（1385年），指挥杨廉又将浮桥移建于兰州白塔山南、城西北约一公里处的古金城关，从此基本固定下来了，并一直沿用至清末，五百多年来，这座浮桥就是黄河两岸的唯一要道，还被列入兰州八景之一——降龙锁蛟。

但这座桥，其实不是桥，而是用二十四只大船横排于黄河之上，号称“巨舰二十四艘”（一说是二十五艘，另有三艘备用），船与船之间相距五米，以长木连接，铺上木板，两边加上栏杆，南北两岸竖铁柱四根，大木柱四十五根，用两条铁缆、四条麻缆维系，将一座浮桥固定在河面上。到了冬季黄河结冰时，便将其拆除，等到翌年开春，黄河解冻，又开始重新搭浮桥。如此，年复一年，这浮桥就像季节的大门，到时候打开，到时候又关上。古人有两句诗，“伫看三月桃花冰，冰泮河桥柳色青”，描绘的就是当时浮桥的真实情景。

如今，明朝的浮桥已不复存在，但有遗存的三根铸铁桥柱。我去看了，不能不看。每根铁柱长约两丈，据说重达十吨，人称将军柱。阳光照亮了一座铁桥，也同样照亮了这五百年前的铁柱，斑斓，跳动，充满了与幽深岁月有关的神秘感。但敲击一下，铸铁的声音依然洪亮。它没有锈蚀，反而被岁月磨砺得更有光泽。仔细看，还能看见铁柱上铸有铭文：“洪武九年，岁次丙辰，八月吉日，总兵官司卫国公建斯柱于浮桥之南，系铁缆一百二十丈。”

悠远的岁月，一下被这铭文揭示得明亮而清晰了。

3

历史不会因一座浮桥而改写。眼前这座黄河铁桥，才是黄河历史上一座真正意义上的桥梁。或许只有你看了一座浮桥残存的遗迹之后，才会感觉到，这座桥绝对是坚固的，就像它本身的金属质地。一座钢铸铁打的桥梁，但它并不像一个钢铁的庞然大物，它的姿态，看上去甚至有几分优雅。

从桥的这一端走向桥的另一端，已不止一百年。一个历史的开端，发生在光绪